

·人间笔记·

## 小镇话务员

□吴登翔

离开小镇有三十多年了,然而在小镇几年的话务员工作仍然让我难忘,后来走出小镇的我一直没有说过这段经历,因为话务员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女的,怕说了别人取笑一个小伙子竟然干过女孩子的工作。这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至今难忘,这是我这个山里农村娃锻炼交往、练习口才的初始平台。

当时我在皖南的一个古镇上班。小镇依山临水,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这里上通九江、武汉,下达芜湖、南京,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小镇非常繁华。这里的房子清一色徽派建筑,最有特色的是临青弋江的一排房子是全木柱悬空建筑,一面朝街,背面是悬空临江的,打开窗户朝下望去便是清澈见底的青弋江。这里有个渡口,很久以前是一个章姓人家在摆渡,慢慢的来往的人便习惯把小镇叫成“章家渡”,古时它曾被称为“西来一镇”,后又因为一排排房子的下面是无数的木柱而被文人称作“江南千条腿”。那时,我只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山里时最向往的地方,也是当时我感觉最大最热闹的地方。

刚上班时,是在邮电支局窗口当邮电营业员,早上7点半开门把营业厅打扫干净,第一件事就是换日戳。日戳就是有年月日的钢印,每天收的信件、包裹,收发电报等邮电业务都要打上这个戳子,为的是记录收寄时间。我和师傅学了几天就上岗了,当时以为很简单,哪知道一上岗就慌张地乱了手脚。早上一开门有寄挂号信的、寄包裹的、打电报的、挂长途电话的,小镇虽不大但附近五六个乡的人通通电都要到这里来,农村人一大早就来小镇赶集,因此早上的业务特别忙。当时寄包裹、挂长途、发电报各个地方远近不一样费用计算也不一样,我算盘操作起来不利索,经常慌张得不行。忙完这些,必须要在早上9点半把前一天10点到当天早上的信件、包裹等登记封单装入邮袋,赶早上9点半的乡镇客车发往县城,要是赶不上就误了邮件的发运,算是通信延误的大事了。

当时的支局只有五个人,我年龄最小,有的师傅是建国前的老通信,也有建国后在陈村水库邮电局服务过苏联专家的师傅。我早上忙完了邮件的收寄封装发运,

10点以后一般就没有什么事了,局长说话务员身体不好,暂时把营业员和话务员让我一起兼了。自从兼了话务员的工作,我在小镇工作和生活的天地从此也打开了。

从小在山里长大,没有见过车,没有见过城镇,来到小镇上班的我连普通话也说不太好,因此当话务员也闹出过不少笑话。那个年代的电话是以磁石摇把子为主,刚上总机时我看到一个个牌铃掉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接。接了后,对方一句甜美的“喂,你是章渡吗”,吓得我赶紧关掉不敢说话,然后对方又是一阵震铃。我抖着胆子插上绳子接通,对方话务员甜美的声音又传过来,我只好应付半天才沟通好,这让对方又好气又好笑。

由于山里乡言重又紧张,在话务员工作中也遇到过尴尬。虽然电话那头的人看不到我,但是当时恨不得钻地洞呢。记得有一次,供销社一个会计月底向县里报数字,接电话后我便说“您好!我是总机,请问您要接哪里?”他马上说:“你是统计吧,我向你报上月经营数字。”因为我山乡口音重,解释了几次他始终以为我是县供销社统计,来回说了半天,最后终于弄清楚了我,我也尴尬死了。

当小镇的话务员也不是总有尴尬的事情,其实在兼职话务员的工作中我也享受了不少快乐。小镇山清水秀,风光很美,当时有一个电影摄制组找到这里,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小镇上一时多了不少外地来的名人。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南京的长途电话呼叫王馥丽,这个女演员当时可是《大众电影》等杂志的封面人物,是个大明星。我接到电话便骑着邮递单车赶到摄制组,我大喊“王馥丽”,没想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走了过来。啊,这和《大众电影》画报上的人可一点也不像!原来她正在拍戏,她问我什么事,我说你南京有加急长途电话,她一听就坐上我的自行车赶到邮电支局,电话接通了才知道是她小孩在家生病了。一个电话让我和大名鼎鼎的明星有了接触的机会,这让小镇的人羡慕了好久。

话务员的工作当时在白天就是正常接转,有时候电报多一些,晚上总机值班才是重点。在那个通信落后的

年代晚上要是电话电报基本上都是急事,所以我值过好多次24小时班,比如防汛、抓捕的,其中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太平湖防汛期间的值班,一值就是二十多天,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每秒几千立方米,接到防汛电话就往上传,一秒也不能耽误。有一次,我忙着接转了一夜的防汛电话,等忙到天亮支局院子里的水涨到台阶了,才知道大水已经把支局围住了,好在总机位置高,防汛通信一点也没有影响。

当话务员也遇到过几次危险,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正好是8月,下班回家吃饭时倾盆大雨,吃完饭我急忙赶去邮局值班,刚到邮局房子就被山洪冲倒了,当时被吓得双腿发抖。后来又遇到了更让我难忘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支局好不容易争取到省里资金重新建造,小镇供销社的领导也很关心支持我们,把一个临街的店面无偿给我们使用。那是秋季,忙完了一天的转接电话和收发电报,大概三点多我刚进入梦乡,突然一声巨响,我一时蒙了以为是地震,在总机值班室的床上起来一摸,到处都是瓦砾,我才知道是房子倒了。好在有总机把房梁扛住了,不然房梁早就压在我身上了,我摸索着试着通信可畅通,但是线路断了,爬出来后我连夜找机线员抢修线路。

说起小镇几年的话务员工作,还有好多让我难忘的事,记得有一次值班遇到中村上起火了,当时的乡长带着一班人直奔山上灭火,我也是连夜忙着帮他们与县里各个地方接电话联系,第二天我又去乡里了解情况,后来写出了第一篇小通讯,被当时的《宣城报》采用了。

在小镇当话务员的几年里,虽然是兼职的,但还真的把话务员的工作与集镇投递有机结合起来,有时晚上外地有电话找集镇上的人,当时又没有私人电话我就让他把事情告诉我,白天投送报刊时把电话内容告诉村民,一时间我这个外地小年轻成了小镇最受欢迎的人。

当时的电话虽然不如现在的手机方便,但是我把一个个远方的信息在转接中及时传送给小镇的人们,枯燥的有线工作变成无限的热情,让我在小镇的几年话务员经历成为了难忘美好的记忆!

## 皖南英烈谱

□胡智华

梅大栋

领袖熏陶的智慧  
在硝烟中淬炼成  
义无反顾的肝胆  
闪耀真理的马克思  
在梅村永恒镌刻  
昭示信仰的镰刀斧头  
在皖南率先宣誓  
补习学校发芽的  
共产主义种子  
点燃了  
求索者的信念渴望  
唤醒了  
追梦人的铿锵脚步

胡明

头顶血色信仰  
脚踏百姓厚土  
在国民党的乌天黑地里  
泛舟摇桨  
满腔的炙热  
温润皖南山水  
坚毅的目光  
点亮游击篝火  
孤悬敌后的智勇搏弈  
把洞穴写出了传奇  
凄风苦雨的卓绝蝶变  
将坚守做成了雕塑  
拳拳可鉴的赤子丹心  
让黄高峰幻化为  
不朽的灵魂高地

刘奎

井冈山的红小鬼  
在连天烽火里  
涅槃成  
无坚不摧的  
黄山军魂  
枪林弹雨中  
自由徜徉  
刀尖炮眼上  
随性舞蹈  
死神望而却步  
威名地动山摇  
一个游击战争的神话  
精彩开挂

## 敬亭送别

□杨同平

敬亭初夏山色青,  
宛陵湖畔柳成荫。  
江城万里风和月,  
天高云淡自在心。

## 望岳抒怀(外二首)

□吴治国 朱元岭

泱泱五千年,昏沉旦夕间。  
列强裂我土,宵小窃国狂。  
饿殍遍于野,妻儿失衣裳。  
谁怜黎民苦,王公犹黑蟻。  
身微尚忧国,道义柔肩当。  
嘉兴烟波里,镰刀铁锤起。  
南陈应北李,仲夏共和生。  
大钊歌燕市,京畿日独斜。  
炎黄开慧智,秀风垂垂世。  
楚女燃炬尽,延乔代英烈。  
太雷震粤宇,秋白寓秋寒。  
明志鉴瀚海,远镇天下安。

烽火

日出泽东方,恩来德绵长。  
井冈翠竹绿,旌旗蔽日忙。  
秣马茨坪南,厉兵满龙岗。  
双雄避文才,屈从王佐将。  
欲待黄龙擒,神策一朝钱。  
赢得仓皇顾,遗恨走蛮荒。  
击筑义伯竖,严阵拒虎狼。  
万计健儿郎,绝命在兴安。  
江水著颜色,十年鱼不餐。  
挥泪寸断肠,且将精忠扬。  
竹筠虽且直,胡兰自留芳。  
勇烈烁今古,英名树满湘。

丹心

白山伴黑水,卧雪食薪萸。  
巾帼存一曼,尚志驱倭贼。  
腥风十四载,挽得乾坤泰。  
独孤九剑尽,大毒轰然倾。  
靖宇惜被难,威震敌酋胆。  
教习识廉耻,誓取山河还。  
疾风知劲草,板荡有贞坚。  
挥我华夏魂,燕然休再犯。  
夜郎本小国,东瀛何潺潺。  
狼子野心患,挥鞭斩楼兰。  
神州逢盛世,靖康莫等闲。  
吾辈唯勤勉,不负英烈贤。

·新诗窗·

## 赞城市清洁工

□殷红波

城市梦安宁,晨曦待露馨。  
扫音犹未尽,幼影不曾停。  
白首凭尘染,疲身任雨醒。  
桔灯虽微弱,昭召启明星。

## 责任与展望

□胡继

驻村扶贫的时光,短暂而不是漫长,

一转眼已是四载春来暑往。  
肩负着总书记的重托,我们把责任牢牢地扛在肩上,  
组织的信任、人民的期盼化作行动的磅礴力量!

抓党建、凝人心、聚合力树立信心和希望,

壮产业、强建设、精施策就是要造福一方,

大排查、大整改、大起底好一派紧张繁忙!

累有所获,忙有所往。

老百姓的收入年年增长,吃得穿穿得好健康有保障;还有那安全饮用水在清澈流淌,这就是脱贫攻坚的质量!

在“五级书记”抓扶贫的征程上,每一名扶贫勇士攻克了一场场硬仗,用汗水谱写出人生美丽的华章!还有那牺牲的战友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光芒!

所有扶贫人都了不起,都值得佩戴胜利的光荣勋章!

看着老百姓依依不舍的泪光,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心里更是如沐暖阳,他们纯朴的话语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产业兴、人才兴、文化兴、生态兴、组织兴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万众一心,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再昂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乡村一定会更加富强!

为你们的幸福生活喝彩鼓掌!

为你们的美好明天纵情歌唱!



欢庆锣鼓(水彩画)

□菲吉邦 作

·仁智坛·

## 书法创新杂谈

□张军

现在书法界思考探索最多的,可能就是创新。但是我认为书法发展了几千年,先贤们已经将书法的笔法、字法、墨法、章法等发展穷尽了,尤其是笔法,再说发展,真的已经是很困难了,以至于不可能。

对于书法,我们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改变而改变,不能标新立异。事物的每一次发展、创新都有历史内在逻辑。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书法属于上层建筑,它的发展是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制约。书法历史的大势,不是随便几个人就能够改变。书功至伟的“二王”父子,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传统的东西需要传承,需要继承和发展。但是再怎么发展创新,有些核心的东西,不能改变。比如书法、京剧、律诗、词曲等等。它们的一些核心的东西一变,界定它的质就会发生变化,就有可能导致它的性质发生变化,就不是先前的东西了。宋词元曲,都有词牌曲牌,这是不能变的,平仄也不能变的,一变就不是原来的词曲了。书法亦如此。这些文化遗产根据当时的历史文化土壤,已经达到了顶峰,也许不必发展,保持现状,能够一直传承下去,就是对历史的贡献。

书法历史的发展,都有历史必然性,是社会历史生产关系等发展推动的结果,而不是某书家为发展书法而刻意创造。

对于曾翔、沃兴华们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行为而创作出的书法作品,也被圈内称之为“丑书”现象,虽然他们其中一些人是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书法功底,他们对书法艺术探索追求的情怀,但我感觉并不乐观。

有人说,“丑书”作者们是在探索以后怎么写,我不是很以为然。以后我们写字要边写边吼吗?当然,特殊情况下不是不可以吼,但是否有必要逢写必吼?我们以后写字要用拖把吗?我们以后写字要用几支笔握在一起写吗?这不成雅道!真正的探索者都是冷静的思考者。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可能是在学习魏晋风度,我想说的是,

魏晋风度不仅仅是任诞放达。那只是魏晋先贤们对生命的困惑,对生命的觉醒,对生命的无奈,导致他们的一些非常行为。

历史上许多书法绘画名人不乏有行为怪异之人,但是他们个人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后的一种情感表达,而身处盛世的我们何必东施效颦,为赋新词强说愁。

所以我不赞同,所谓“丑书”作者们是在探索以后书法的发展之路。他们的价值在于使我们知道了一条书法探索不成功的路径。让后人书法探索道路上明白——此路不通。

怀素吼过你再吼;郑板桥六分半了你再六分半;金农漆书了你再漆书;宋徽宗瘦金体了你再瘦金体,从艺术的角度而言,就没什么意义了。

傅山的《卢卢妙翰》、颜真卿《裴将军》也都非常具有前卫性。傅山、杨维桢、郑板桥、金农……都可以算是当时“丑书”的代表。他们是怎么探索书法发展创新的?今天人们所钟情的,仍然是古人曾经体验过的。

追求道美可以写《兰亭序》、《圣教序》、《洛神赋》等,写不了道美的,可以试试古拙的,如《张迁碑》、《石门颂》、《爨宝子》、《瘞鹤铭》。甚至郑燮、金农、杨维桢,但是千万不要标新立异,还美其名曰探索创新。

案头书写虽然是古人的常态,但是巨擘之作也绝不是今人的创新,比如古代的摩崖。

书写工具的变化由刀到笔,以后还会有变化吗?比如拖把、竹枝、注射器……

如果他们成功,传统书法就变成了文字造型艺术、文字行为艺术。

书法的艺术性从未离开过书写性,换句话说,离开书写性,书法的艺术性还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吗?离开了书写性和实用性,书法的艺术性基本上也就到头了。书法的发展一直都是形式和内容相伴发展的,书法的流传一直都是靠书法所承载的内容来实现。